

大约2001年10月前后吧。说“大约”，是因为当时象斌在场。

象斌是2000年从省经济主管部门来县里挂职副县长的，时间两年。所以象斌在场，时间应该就在这个时间。已记不清什么缘由，乃成、象斌，我们聚在了一起。肯定我是联络人。乃成与我熟，象斌与我熟，乃成与象斌此前不熟。

那次相聚，说了些什么，看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，早已模糊淡忘。只记得在小镇一家临街的房子，众人临窗而坐，清茶沁脾，文意绕梁。大家天上地下，坊间庙堂，新闻旧事，海阔天空。窗外秋阳煦煦，室内快意融融。乃成披发及颈，乌亮，微卷，艺术气质不言自现。脊梁挺直，温和端坐，偶尔用手扶一扶眼镜，说得少，笑得多。笑也不是那种前俯后仰的高声大笑，而是有节制不带夸张的呵呵的笑，且笑得真诚，笑得实在，笑得内敛，笑得斯文，笑得与人为善，笑得谦恭三分。这次相聚，象斌与乃成，一握恨晚。

与乃成的相识相交，起于何时，现在也没个确切的记忆了。想来是某年某次某地的笔会，或《明天》或《芜湖文艺》的作者座谈会上。芜湖曾有份全国公开刊号的纯文学期刊，叫《大江》。在《大江》停刊之前的几年，我曾上面发过小诗或散文。《大江》因故停刊后，又陆续办起内刊《明天》《芜湖文艺》《七彩帆》《芜湖》。这么说，乃成与我的相识，应该始于对作者名字的知晓。乃成做《大江》《明天》《芜湖文艺》《七彩帆》美编、副主编、主编，亲自或从编辑之间，获知本土作者的信息，想来是件很自然的事情。那时网络通讯还没兴起，编辑与作者之间，书信与电话是沟通的常态。记忆中每次乃成写信或电话向我约稿，我都是认认真真地写，细细致致地改，每次都想使作品多出一些新意。乃成是美术名家，也是有文学眼光的主编，但他从不自诩，低调得甚至有些腼腆。我们电话或遇到一起时，他说得最多，而且几乎每次都会说的，就是“你的文章写得好，很有思想，有个性，编你的稿子实在是种享受”，末了，往往还会加上一句“我们编辑部都喜欢看你的稿

父亲兄弟三人，名李承祯、李承祜、李承久。父亲李承祯目不识丁，一辈子种田做工。二叔李承祜，解放后被委任为当时的湖东县（今枞阳县）第一任团县委团记，但他热衷教育，后改任麒麟中心小学校长，勤勤恳恳，建学校，抓教学，1959年的运动中，二叔因为“背景”

特殊，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此后的几十年中，不管山高林密、路途遥远，他在学校与家中间往返，辛勤备课、授课，直到退休。

我小的时候常

逝者追忆

乃成，乃成

罗光成

子”。那时年轻，很喜欢听乃成对我这样的评价，特别是人多的场合，真是让我文学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尽管我心知，文无定法，文无止境，乃成的夸奖，既是出于他本心的表达，更多还是带有鼓励的成分，但我还是爱听。

乃成身材伟伟，一米八多的个头。瓜子脸，有些女子的清秀。黝黑健康的肤色，上唇一抹短髭，又有美男子的伟气。话语不多，人聚在一起，不插话，不抢话，不在言语上争高低，不在口舌上抢风头。他在报刊开设漫画专栏，一开就是十多年，从时间到数量，都创下了中国漫画的“迪尼斯”；每次送文艺下乡，他都卯足精神，埋头作画。别人叫他歇歇，他口中呵呵几声，继续。画了一张又一张，一张又一张的画被围观的村民兴高采烈地拿了去。直到时间实在不早，村民也要回家烧饭了，组织者一遍遍招呼大家上车返程，乃成的脸上泛起愧意的腼腆，对着村民拱拱手，呵呵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下次若来，争取多画些。

乃成的艺品与人品，是相互映衬的统一。人就是作品，作品就是人。讲话说事，直达其旨，行止为人，不打诳语。与他相交相处，春风闲云，如兰之馨，像日月星光一样自然，像清风山泉一般通透。每当基层有文艺活动的需要，只需一个电话，一个微信，乃成总是放下手头事情，立即为我们组织人马，全力支持。每每这时，我基本都是毫不隐讳地直接要求“请的人人品要好，人品第一，艺术第二哦”。乃成总在电话那头呵呵着，好好，放心，肯定人品都好的。然后活动现场一见，果然如乃成所说。

去年6月前后，趁着疫情防控的间隙，县里举办廉政书画笔会。乃成又按我微信上要求的“人品要好”，带队前来助阵。那次，乃成以他一贯的作风，弓腰弯背，默默创作，从上午到

下晚，近十个小时，唯一休息的方式，就是直直腰，捶捶背，抿口茶，然后又弓腰弯背，默默创作。那一次，乃成精心创作了好几幅廉政主题美术作品。这些作品，后来都被装裱，挂在机关办公楼道的墙上，成为机关廉政文化建设的一道风景。

今年3月15日晚22时46分，乃成发我微信，是个28秒的小视频，“芜湖艺术研究院2022年度工作年会”。乃成是芜湖市艺术研究院院长，去年该开的年会，因故现在终于开起来了，心情愉悦，可想而知。在22时54分看到这个视频时，我立即回赞三个大拇指。23时10分，乃成又回发了两只小动物握手萌图，神情喜悦，尽蕴图中。

半月前，我还在想，提升文化软实力，打造县域文旅，可以在乡村逐步建立一批文艺名家工作室。等有时间，请乃成邀约几位德艺双馨的文艺界朋友，坐坐，聊聊，听听他们的金点子、好意见。

没想到，那次廉政笔会，是乃成最后一次带人来县里的笔会。

没想到，那晚视频发送，是乃成与我最后一次微信互动交流。

拟想中的文

艺名家工作室，即使建立，也永远不会有乃成入驻了……

我是6月4日周日下午的某一个时辰，坐在沙发上，打开微信，看一看“JN派”微信群，一幅黑白照片带文字的截图，小小的，但瞬间就击中了我的心：乃成！点开放大，不错，是乃成！是乃成！《著名画家张乃成先生去世，享年79岁》。头脑一片空朦，心里喟然一声长叹：一位师友，一位仁兄，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就这样，突然走了，走了……

忽然就遥想起了现在大学做着书记的象斌。因为感觉象斌乃成也曾是气味相投的朋友。人的气味一旦相投，时空是很难改变的，相隔多久，大概还会惺惺相惜，气味相投的。

晚上19时21分，BN在群里，放起了河灯。河灯由近及远，S型延展。点点烛光，犹如星星跌落的音符，向着时光的背面，汨汨缭绕，氤氲而去……



窗外 汤青 摄

一直没有太大“进步”，旁人问及此事，小叔感叹：“淡泊以明志，但求平凡，不攀高枝……”

我和八叔李承麒同庚，1954年牵手上故乡新安小学。1963年同时考高中，八叔没考上，在孔城镇母校复读一年，第二年考上芜湖商校。我则考上了枞阳高中。

1968年，我的户口由枞阳中学转回到家乡，属回乡知青。1969年，四爷爷由桐城县孔城镇下放到故乡大许庄，九叔李承信、十叔李承德也一同来了，我比九叔年长五岁，都属老三届。农活虽苦，但我们边干边学，咬咬牙挺过来了，干活时九叔给我打下手，挑稻把时我给九叔、十叔起肩。1970年底，我和九叔双双被招工，去了相应的工作单位。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们都双双退休了。

2020年11月20日，九叔的夫人张氏婶娘不幸去世。我们族人前去奔丧，那一天，我的老泪止不住地流了很久……

流年碎影

我的叔叔们

李知益

见二叔挑灯构写“向党交心”的文字，大有“吾日三省吾身”之姿态。二叔的字写得龙飞凤舞，宗亲本家的春联及中堂多都是由他执笔。他斟酌句，多有创意，符合各家的客观情况，众人皆叹服。但亦有一些通用联句，比如：“共产党情深似海，毛主席德重如山”“勤劳人家春常在，幸福人家喜事多”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……二叔的诗作也很有韵味，李门近年重修族谱，二叔有两首诗刊在族谱上，其中的《山村逸兴》颇有趣味：“漫道山村僻，宜人景色多。堤雄青倒影，池涨绿生波。柔柳婆娑舞，娇莺宛转歌。眼前新事物，漫步细吟哦。”

1991年的一天，二叔遭遇一场无情车祸，弥留之际，他硬是让家人不要为难肇事的三轮车司机，说：“谁不死呢？不要追究他了。”其宽宏、旷达，不仅令族人惊叹，也令肇事司机泪水涟涟。

小叔李承久1962年从当时的安庆地区大渡口农业学校投笔从戎，加入了人民空军。几年后，兰州空军靶场场长、农场场长一肩挑，保护了很多空军老首长。1971年4月12日的《人民日报》有篇报道，“记空军某部副部队长张孔荃培养新干部李承久”，小叔就是那个“新干部”。1982年，小叔被任命为团级，和他一同被提拔的战友后来位居高位，而小叔

